

THE DEVOTION OF SUSPECT X

KEIGO HIGASHINO

嫌疑人x的献身

东野圭吾

THE DEVOTION OF SUSPECT X

KEIGO HIGASHINO

Version: 2016.No.39

Barrage: 72

Size: 1536×1040px

上午七点三十五分，石神像平常一样离开公寓。虽已进入三月，风还是相当冷，他把下巴埋在围巾里迈步走出。走上马路前，他先瞥了一眼脚踏车停车场。那里放着几辆车，但是没有他在意的绿色脚踏车。

往南大约走个二十公尺，就来到大马路，是新大桥路。往左，也就是往东走的话就是朝江户川区的线路，往西走则会到日本桥。日本桥前是隅田川，架在河上的桥就是新大桥。

要去石神的上班地点，这样一直往南走就是最短的路线。只要走个几百公尺，⁰¹就会走到清澄庭园这个公园。公园前的私立高中就是他上班之处，换言之他是个教师，教数学。

石神看到眼前的交通灯变成红灯，遂向右转，朝新大桥走去。迎面而来的风掀起他的外套。他将双手插进口袋，微微弓着身子举步前行。

厚重的云层覆盖天空，隅田川倒映着暗沉的天色，看起来也一片污浊。小船正朝上游前进，石神边望着那副情景边走过新大桥。

过了桥，他走下桥旁阶梯。穿过桥下，开始沿着隅田川走。河岸两边都设有步行道。不过要是，全家出游或情侣散步，多半是从前面的清洲桥开始，即便是假日也很少有人走到新大桥附近。只要一来到此处立刻会明白原因何在，因为放眼望去，是一整排游民用蓝色塑胶布覆盖的住处。正上方就是高速公路，所以此地用来遮风避雨或许最理想不过。最好的证据，就是河对岸连一间蓝色小屋都没有，当然，这一方面大概也是因为对他们来说群居会比较方便吧。

石神毫不在意的继续走过蓝色小屋前，那些小屋的大小顶多只及背部，有些甚至高仅及腰。与其说是小屋，称为箱子可能更贴切。不过如果只是用来睡觉，也许这样就已足够。小屋或箱子附近，不约而同的挂着晒衣架，显示出这是个生活空间。

有个男人正倚着堤防边假想的扶手刷牙。石神常看到他，年龄超过六十，花白的头发绑在脑后。此人大概已不想工作了，如果打算做粗活，不会磨蹭到这个时间。这种工作通常是在一大清早派工。同时，他大概也不打算去职业介绍所吧。纵使替他介绍了工作，以他那头从不修剪的长发，根本不能参加面试。当然，以他那把年纪，替他介绍工作的可能性想必也已几近于零了。

⁰⁶ fsdfdf

⁰² sdfsdfs

⁰¹ sdfsdfds

⁰² vcbcvb

⁰¹ vcbvcbcv

⁰¹ bcbv

⁰⁶ fdsfsdf

⁰⁶ zcxzc

⁰⁵ dfgdfgdfgd

⁰⁵ 123

⁰³ 啊啊啊

⁰¹ 213123...// ⁰¹ 12312314

⁰¹ 123123

⁰⁴ 你你你你你你你你...// ⁰⁴ 02两个人在一起久了，性格会逐渐互补，爱得多的那个脾气会变得越来越好，越来越迁就，被爱的那个性格则变得越来越霸道，还能走在一起，是因为其中一方在努力迎合化解矛盾。

03



01



⁰² 两个人在一起久了，性格会逐渐互补，爱得多的那个脾气会变得越来越好，越来越迁就，被爱的那个性格则变得越来越霸道，还能走在一起，是因为其中一方在努力迎合化解矛盾。



有个男人正在帐篷旁扁大量空罐。石神之前就已看过多次这幅光景了，所以私下替他取了个绰号叫“罐男”。“罐男”看起来年约五十上下，日常用品一应俱全，连脚踏车都有。想必让他在搜集罐头时发挥了机动性。他的帐篷位于集团最尾端，而且比较隐蔽的位置，应该是这当中的头等席。因此石神猜测“罐男”在这一群人中八成是老鸟。

整排蓝色塑胶布帐篷到此为止，再往前走一会儿，石神看见有个男人坐在长椅上。原本应该是米色的大衣，变得脏兮兮几近灰色。大衣里面穿着夹克，夹克底下是白衬衫。石神推测领带大概塞在大衣口袋里。石神在心中替这名男子取名为“技师”，因为前几天他看过对方正在阅读工业杂志。“技师”一直保持短发，胡子也刮过，所以应该还没放弃重新就业，说不定接下来也要去职业介绍所报到，不过他恐怕找不到工作。他要想找到工作，首先就得抛开面子。石神大约是在十天前第一次看到“技师”，“技师”还没有习惯这里的生活，想和蓝色塑胶帐篷那一头划清界限。可是，又不知道该怎么办以游民的身份活下去，才会待在这里。

石神沿着隅田川继续走。清洲桥前，一名老妇正牵着三只狗散步。狗是迷你德国腊肠狗，分别戴着红、蓝、粉红色的项圈。走近后她似乎也注意到石神，露出微笑，微微欠身行礼，他也回以一礼。

“您早”他先打招呼。

“您早，今早也很冷呢”

“就是啊”他皱起眉头。

经过老妇人身旁时，她出声说：“慢走。路上小心。”他大大点头说声好。

石神看过她拎着便利商店的袋子。袋子里装的似乎是三明治，大概是早餐，因为石神猜她一定是独居。住处离这儿应该不远，因为他曾看过她穿着拖鞋，穿拖鞋无法开车。一定是丧偶后，在这附近的公寓和三只狗相依为命。而且住处想必相当宽敞，才能一口气养三只。同时也因为有三只狗，无法搬到别处更小的房子。房屋贷款或许已缴清了，但管理费仍是不小的开销，所以她不得不节俭。这个冬天，她终究还是没上美容院，也没染发。

02 hjhj

01 asdasd

02 sds

01 sdsdsds

03

03

03

02 xcxcxcxcxc...// 02 cvcvc

03 zczxzx...// 03

cvcvcv

02 nbnb

02 ghgh



⁰³ dfdf

⁰² klklkl

⁰¹ sadasd

石神在清洲桥前走上台阶。要去高中，必须在这里过桥，不过他却朝反方向走去。

面向马路，有个店面挂着“天亭”的招牌，是间小小的便当店。石神打开玻璃门。

“欢迎光临，您早。”柜台后面，传来石神听惯的、却总是能为他带来新鲜气氛的声音。戴着白帽的花冈靖子笑颜如花。

店内没有别的客人，这点让他更加欣然。

“呃，招牌便当……”

“好，招牌一份。谢谢您每次惠顾。”

她用开朗的声音说着，但石神不知道她脸上是什么表情。因为他不敢正视她，一直低头瞧着皮夹里面。虽然他也想过既然有缘住在隔壁，除了买便当应该聊点别的，但实在想不出任何话题。

⁰¹付钱的时候他总算试着挤出一句“天气真冷”，但他含糊吞吐的嘟囔声，被随后进来的客人拉开玻璃门的声音盖过去了。靖子的注意力似乎也已转移到那边。

⁰²拿着便当，石神走出店，这次终于走向清洲桥。他特地绕远路的原因，就是为了“天亭”。

⁰³过了早上的通勤时间“天亭”就闲下来了，不过这只是表示暂时没有客人上门。实际上，店后面正在要开始准备午餐。有几家公司跟店里签约，必须在十二点之前把便当送到。没客人上门时，靖子也得去厨房帮忙。

“天亭”包括靖子在内共有四名员工。掌厨的是身为老板的米泽，和他的妻子小代子。打工的金子负责外送便当，店内的贩卖的工作几乎全交给靖子一个人。

做这份工作前，靖子在锦系町的酒廊上班，米泽是常去喝酒的客人之一。直到店里雇用的妈妈桑小代子离职前夕，靖子才知道小代子原来是他的妻子，是当事人亲口说的。

“酒家的妈妈桑居然变成了便当店老板娘。人那，还真是说不准。”客人们这么议论着。不过据小代子表示，开便利店是他们夫妻多年的梦想，她就是为了实现梦想才去酒家上班云云。

“天亭”开张后，靖子也不时去探望，店里似乎经营得很顺利。就在开店整整一年后，夫妻俩向她提议，问她能不能去店里帮忙。因为光靠夫妻俩打点一切，无论就体力和客观环境上来说都太过勉强。

“靖子你自己，也不可能永远干陪酒那一行吧？美里也大了，对于母亲陪酒，也差不多会开始自卑了。”

“当然这也许只是我多嘴啦。”小代子又补上这么一句。

美里是靖子的独生女。没有父亲，她和丈夫早在五年前就离婚了。用不着小代子说，靖子也想过这样不是长久之计。美里的事当然不用说，考虑到自己的年龄，酒廊还肯雇用她多久也是个问题。

结果她只考虑了一天就做出结论。酒廊也没挽留她，只跟她说了一声太好了。她这才发现原来周遭也在暗自担心人老珠黄的酒女该何去何从。

去年春天，趁着美里升上国中，她们搬到现在这栋公寓，因为之前的住处距离“天亭”太远了。和过去不同，现在一大早就得开始工作。她总是六点起床，六点半骑着脚踏车离开公寓，那是辆绿色的脚踏车。

“那个高中老师，今天早上也来了吗？”休息时小代子问起。

“来啦，他不是每天都来吗？”

03 sdfsd
02 dfsfs
01 sdfdsfsd

靖子这么一回答，小代子和老公对看一眼露出意有所指的笑容。

“干嘛，装神弄鬼的。”

“没有啦，其实也没有什么奇怪的意思。只不过，我们昨天还在说，那个老师，搞不好在暗恋你。”

“啊？”

“对呀，昨天你不是休假吗？结果那个老师也没来耶。他天天都来，只有你不在的时候不来，你不觉得奇怪吗？”

“那一定只是巧合啦。”

“偏偏啊，好像不是巧合喔.....对吧？”小代子寻求老公的声援。

米泽笑着点头。

“听她说，好像一直是这样。每逢靖子休假时，那个老师就没来买便当。她说之前就这样怀疑了，直到今天才确定。”

“可是我除了店里公休日之外，休假的时间都很分散，也没有固有在星期几。”

“所以才更可疑呀，那个老师就住在你隔壁吧？我想他可能是看到你有没有出门，才确定你有没有休假。”

“可是我出门时从来没有遇到过他。”

“大概是从哪里看着你吧，比方说窗口。”

“我想应该从窗口看不见。”

“我看无所谓吧。如果他真的对你有意思，迟早会有所表示。总之站在我们的立场，靖子等于是帮我们拉到固定客人，高兴都来不及。不愧是在锦系町打滚过的人。”最后米泽这么做出结论。

靖子露出苦笑，将杯里剩下的茶一饮而尽。她回想起那个被当成话题讨论的高中老师。

她记得他姓石神。搬来那晚她去打过招呼，就是在那时听说他是个高中老师。他体型矮壮，脸也很圆、很大，可是眼睛却细得像条缝。头发短而稀薄，因此看起来将近五十岁，不过实际上可能比较年轻。似乎不太在意穿着打扮，总是穿着同样的衣服。这个冬天，他多半都是穿着咖啡色毛衣。外面罩上大衣，就是他来买便当时的服装。不过他似乎勤于洗衣，小小的阳台常常晒着衣物。目前好像是单身，但是靖子猜他八成没有结过婚。

纵使听说那个老师对自己有意思，她也毫无所感。因为对靖子来说，这件事情就像公寓墙上的裂痕，即便知道它的存在，也没有特别意识过，而且打从一开始就认定没必要去注意。

遇见对方时当然会打招呼，两人也曾就公寓的管理问题讨论过，但靖子对他几乎一无所知。直到最后，才知道他就是数学老师。因为看到他门口有一堆旧的数学参考书，用绳子绑好放着。

但愿他别来约我就好，靖子想，不过她随即独自苦笑。因为她想到那个看起来就正经八百的人如果真的提出邀约，不晓得会用什么表情开口。

店里一如往常在近午时分再次开始忙碌，正午过后到达巅峰。过了午后一点才告一段落，这也是一如往常的模式。

就在靖子替收银机换收据纸时，玻璃门开了，有人走过来。她边出声招呼“欢迎光临”边朝客人看去。霎时，如遭冻结。她瞪大了眼，再也发不出声音。

“你气色不错嘛。”男人对她一笑，但那双眼睛却晦暗污浊。

“是你.....你怎么会来这里”

“你也犯不着这么惊讶吧，只要我想，要查出前妻的下落还不是什么难事。”
男人将双手插进深蓝色外套的口袋，环视店内，仿佛在物色什么。

“事到如今你还找我干嘛？”靖子尖声说，不过声音压得很低。她不想让待在后面的米泽夫妻发现。

“你别这样横眉竖眼嘛。我们好久不见了，就算用装的也该装出个笑脸。是吧？”男人依旧挂着讨厌的笑容。

“没事的话就出去。”

“当然是有事才会来。我有要紧事跟你谈，你能不能抽个空？”

“你开什么玩笑。我正在上班，这你看了也知道吧？”靖子这么回答后立刻后悔了。因为对方一定会解释成：只要不在上班时间就可以跟他谈。

男人舔舔嘴唇。“你几点下班？”

“我根本不想跟你谈。拜托你快出去，永远不要再来”

“你真无情”

“那当然。”

靖子望向门口，真希望这时来个客人，可惜看不出有谁会进来。

“既然你对我这么无情那也没办法。那，我只好去那边试试喽。”男人搓着后颈。

“什么那边？”她有不好的预感。

“既然老婆不肯听我说，那我当然只好去见女儿。她的国中就在附近吧？”男人说出靖子最害怕听到的话。

“不行，你不能去找那孩子。”

“那你就自己想办法解决，反正我找谁都无所谓。”

靖子叹了一口气，总之她现在只想把这个男人赶走。

“我六点下班。”

“从清早做到傍晚六点啊，老板也太压榨人了吧。”

“不关你的事”

“那，我六点再过来就行了吧？”

“别来这里。前面的马路往右一直走，有个很大的十字路口，边上有间家庭速食餐厅，你六点半去那里。”

“知道了，你一定要来喔。如果你不来……”

“我会去的，所以。拜托你快走。”

“知道了，真无情。”男人又环顾店内一次才离开。临走时，还用力甩上玻璃门。

靖子手撑着额头，她的头开始隐隐作痛，甚至想吐。绝望感在她的心头弥漫。

她在八年前和富坚慎二结婚。当时，靖子在赤坂当酒女，他是来捧场的客人之一。

负责销售进口车的富坚出手阔绰，不但送她昂贵礼物，还带她上高级餐厅。所以当他开口求婚时，她觉得自己简直就像电影“麻雀变凤凰”中的朱丽叶罗伯茨。靖子的第一段婚姻失败了，对于一边工作一边抚养女儿的生活正感到疲惫。

刚结婚时很幸福。富坚的收入很稳定，所以靖子不用在陪酒。他也很疼爱美里，美里似乎也努力把他当父亲看待。

但悲剧骤然降临。富坚长年挪用公款东窗事发，遭到公司开除。而公司之所以没控告他，是因为那些上司害怕上面追究管理责任，遂巧妙地掩饰事态。说穿了很简单，富坚在赤坂挥霍的，全是他贪污来的钱。

从此，富坚就性情大变，不、或许该说露出本性，不是游手好闲饱食终日，就是出去赌博。要是抱怨他两句，他还会动粗打人。酒也越喝越多，总是醉得颠三倒四，目露凶光。

因此靖子不得不再次上班，但她赚来的钱，都被富坚抢走了。她学会把钱藏起来后，他甚至在发薪日抢先一步去她店里，擅自领走她的薪水。

美里变得很怕这个继父，不肯在家跟他独处，甚至宁愿跑去靖子上班的酒廊待着。

靖子向富坚提出离婚，但他充耳不闻。如果她契而不舍的再三要求，他就会再次动粗。她在苦恼多日后，找了一个客人介绍的律师商量。在那位律师的奔走下，富坚终于勉强在离婚协议书上盖了章。看来他似乎也明白，如果打起官司自己不仅毫无胜算，恐怕还得付出一笔赡养费。

但问题并未就此解决。离婚后富坚仍不时出现在靖子母女面前。每次的说辞都一样：他保证今后会洗心革面努力工作，拜托靖子跟他复合。靖子如果躲着他，他就接近美里，还曾在学校外面守候。

看到他不惜下跪的模样，明知是演戏，不免心生同情。也许是因为好歹做过夫妻，多少还留有一点情分，靖子忍不住给了他一点钱。这是最大的错误，食髓知味的富坚，从此出现得更频繁。虽然每次都卑躬屈膝，但脸皮似乎也越来

越厚。

靖子换了酒廊，也搬了家，尽管觉得美里很可怜还是替她办了转学。自从她到锦系町的酒廊上班后，富坚就此消声匿迹。后来他们又再次搬家，在“天亭”工作了快一年。她以为再也不会跟那个瘟神牵扯不清了。

她不能给米泽夫妻添麻烦，也不能让美里发觉。无论如何都得靠自己的力量让那个男人不再出现，靖子凝视着墙上的时钟下定决心。

到了约定时间，靖子前往家庭餐厅。富坚正坐在窗边的位子吸烟，桌上放着咖啡杯。靖子一边坐下，一边向女服务员点了一杯可可。其他的饮料可以免费续杯，但她不打算久留。

“好了，到底是什么事？”

他咧嘴一笑，“哎，别这样性急嘛。”

“我也是很忙的，有事就快说。”

“靖子”富坚伸出手好像想碰她放在桌上的手。靖子察觉到这点，连忙缩回手，他的嘴角一撇。“你好像心情不好。”

“那当然。你到底有什么事，非要追着我不放。”

“你也用不着这样说话吧。别看我这样，我可是认真的。”

“你算哪门子认真？”

女服务生送来可可。靖子立刻伸手去拿杯子，她想赶快喝完，赶紧离开。

“你现在还是单身吧？”富坚讨好的抬眼看她。

“这个应该不是重要吧。”

“一个女人家要把女儿拉拔长大可不容易喔。今后花的钱会愈来愈多，就算在那种便当店工作，将来也毫无保障。所以，你能不能重新考虑？我已经跟以前不同了”

“哪里不同？那我问你，你现在有正常工作吗？”

“我会去工作的，我已经找到工作了。”

“这表示你现在没有工作喽？”

“我不是跟你说我找到工作了吗？下个月开始上班。虽然是新公司，等上了轨道，就可以让你们母女过好日子了。”

“免了。既然收入那么好，你另找对象应该也没问题吧。算我求你，请你别再纠缠我们了。”

“靖子，我真的需要你。”

富坚再次伸出手，想握住她拿杯子的手。“别碰我！”她说着甩开那只手。结果杯中的液体顺势洒出一些，溅到富坚手上。“好烫”他喊着缩回手，凝视她的双眼随即露出憎恶之情。

“你不用说得这么好听。你以为我会相信这种话吗？之前我也说过了，我一点也不想跟你复合。你就趁早死了这条心吧，听懂了吗？”

靖子站起来，富坚无言地盯着她。她对那道视线置之不理，把可可的费用往桌上一摆，径直走向出口。

出了餐厅后，她跨上停在旁边的脚踏车，立刻踩的飞快。她怕万一再耗下去让富坚追上来就麻烦了。她沿着清洲桥路直走，过了清洲桥就左转。

她自认该说的都已说了，但显然丝毫无法让富坚死心，想必他很快又会在店里出现。他会缠着靖子，直到最后惹出问题给店里带来困扰，也或许会在美里的国中出现。那个男人在等靖子投降，他早已算准靖子迟早会投降给钱。

回到公寓，她开始准备晚餐，不过其实也只是把从店里带回来的剩菜热一热。即便如此靖子还是做得有一搭没一搭。因为可怕的想象不断膨胀，令她不由得失魂落魄。

美里也差不多该到家了。加入羽毛球社的她，练习结束后，总会和其他社员七嘴八舌的聊上一阵子才踏上归途。所以回到家时，通常都已经过了七点。

门铃突然响起。靖子惊讶的走向玄关，美里应该带了钥匙。

“来了。”靖子从门内问：“哪位？”

隔了一会儿才响起对方的回答：“是我。”

靖子感到眼前发黑。不祥的预感果然成真，富坚连这间公寓都找到了。想必他之前曾经从“天亭”一路跟踪过她。

看靖子不回答，富坚开始敲门。“喂！”

她摇着头打开锁。不过门链依然挂着。

一把门打开十公分的缝隙，对面立刻露出富坚那张脸。他嘻嘻一笑，牙齿很黄。

“你回去！你跑到这种地方做什么？”

“我的话还没说完呢，你还是一样那么性急。”

“我不是叫你不要再缠着我吗！”

“听我说几句话又不会怎样，总之你先让我进去”

“不要！你走！”

“如果你不让我进去，我就在这里等。美里也差不多快回来了，如果不能跟你谈，那我就跟她谈。”

“这又不关她的事。”

“那你就让我进去。”

“小心我报警喔。”

“你报呀，随便你。我来见前妻有哪点犯法？我相信警察也会站在我这边。人家八成会说：太太，让前夫进去坐一下又有什么关系。”

靖子恨恨的咬唇。虽然不甘心，但富坚说的没错。之前她也曾找警察过来，但他们从来没有帮过她。

况且，她也不想在住处引起骚动。她是在没有保证人的情况下好不容易才进来，只要惹出一丁点不利的谣传都有可能被赶出来。

“那你马上就得走喔。”

“我知道。”富坚露出夸耀胜利的表情。

卸下门链后，她重新开门，富坚一边仔细打量室内一边脱鞋。室内格局是两房一厅。一进去就是六贴大的和室，右边有个小厨房，后面是四贴半的和室，房间对面是阳台。

“虽然又小又旧，不过房子还不错嘛。”富坚大摇大摆的把腿伸进放在六贴和室中央的暖桌底下。“搞什么，怎么没开电热器。”说着就自己打开电源。

“我知道你在打什么主意。”靖子站着俯视富坚，“说来说去，你就是要钱，对吧？”

“干嘛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”富坚从外套口袋掏出一盒七星，用抛弃式打火机点燃香烟后环顾四周，似乎这才发现没有烟灰缸。他伸长身体，从可燃垃圾袋中找出一个空罐，把烟灰弹在里面。

“我是说，你只是想跟我要钱。说穿了就是这样吧。”

“好吧，如果你要这样想，那也无所谓。”

“要钱的话，我一毛也不会给。”

“噢？是吗？”

“所以你走吧，不要再来了。”

正当靖子这么放话之际，门猛然一开，穿着制服的美里进来了。她察觉家里来了客人，顿时愣在原地。接着发现客人的身份，遂浮现混杂着畏惧与失望的表情，羽毛球拍也从手中突然掉落。

“美里，好久不见，你好像又长大了。”富坚悠哉的说道。

美里瞥了靖子一眼，脱下运动鞋，默默进屋，直接走到后面房间，把纸门啪的用力关上。

富坚慢条斯理的开口。

“我是不知道你怎么想，我只不过是想跟你复合罢了。这样拜托你，真有那么罪大恶极吗？”

“我不是说过我毫无意愿吗？就连你自己，应该也不相信我会答应吧。你只不过是借着这个理由来纠缠我。”

看来应该是说对了，不过富坚并未回答，径自抓起遥控器打开电视，动画节目开始了。

靖子吐出一口气，走向厨房。钱包放在料理台旁边的抽屉，她从里面抽出两张万元大钞。

“收下这个就请回吧。”她把钱往暖桌一放。

“你这是干嘛？你不是说绝不给钱吗？”

“这是最后一次。”

“我才不稀罕这种东西。”

“你是绝不会空着手走吧？我知道你想要更多，但我们手头也很紧。”

富坚凝视这两万元，然后望着靖子。

“真拿你没办法。那，我就回去好了。不过我可要声明，我说过我不要钱喔。是你硬要塞给我的。”

富坚把两万元大钞往口袋胡乱一塞，将烟蒂扔进空罐中，从暖桌抽身站起。但他没走向玄关，却走近后面房间，突然拉开纸门。美里的惊叫声响起。

“你干什么！”靖子尖声大喊。

“跟继女打个招呼应该不会怎样吧。”

“她现在已经不是你的女儿了，跟你毫无瓜葛。”

“没那么严重把，那我走喽。美里，改天见。”富坚对着房间里面说道。靖子看不见美里在做什么。

富坚终于走向玄关，“她将来肯定是个美女，真令人期待。”

“你少胡说八道。”

“这怎么会是胡说，再过个三年她就能赚钱了，到时候每一家都会很乐意雇用她。”

“别开玩笑！快走！”

“我会走啦.....至少今天会。”

“你绝对不能再来。”

“这我就不敢保证了。”

“你.....”

“我可要提醒你，你逃不出我的手掌心，该死心的是你。”富坚低声笑了，然后弯下腰穿鞋。

就在这个时候。靖子背后传来的声音。当她转头时，只见身穿制服的美里已站在她身边，美里挥起某种东西。

靖子来不及阻止，也来不及出声。美里已朝富坚的后脑打了下去。钝重的声音响起，富坚当场倒下。

某个东西从美里手中脱落，是铜质花瓶，那是天亭开幕致贺时对方送的回礼。

“美里……你”靖子注视女儿的脸。

美里面无表情，失魂似的动也不动。

但在下一瞬间，她双眼圆睁，凝视着靖子背后。

靖子转身一看，富坚正摇摇摆摆的站起来。他皱着脸，按着后脑勺。

“你们……”他呻吟地露出满脸憎恶的表情，直盯着美里。一阵东摇西晃后，朝她跨出一大步。

靖子为了保护美里，连忙挡在富坚面前。“别这样！”

“让开！”富坚抓住靖子的手臂，用力往旁一甩。

靖子被甩到墙边，狠狠撞到腰部。

美里想逃，却被富坚一把拽住肩膀。被一个大男人用全身重量一压，美里缩成一团几乎快被压扁了。富坚整个人骑在她身上，拽着美里的头发，用右手甩她耳光。

“臭丫头，老子宰了你！”富坚发出野兽般的嘶吼。

女儿会死，靖子想，再这样下去美里真的会被杀死。

靖子环视自己的身边，映入眼帘的是暖桌的电线。她从插座拔起电线，电线的一端仍连接着暖桌，但她就这么拽着电线起身冲上去。

她绕到压在美里身上狂吼的富坚背后，把绕成圆圈的电线往他脖子上一套，使全身的力气拉紧。

富坚唔地闷哼了一声，往后一倒。他似乎察觉到发生了什么事，拼命地扯着电线。靖子死命地拉，现在如果松了手，就再无下次机会。不仅如此，这个男人肯定会像瘟神一样

从此阴魂不散的缠着他们。

可是如果要比力气，靖子终究不是对手，电线从她手中滑落。

就在这时，美里扑上去扯开富坚抓电线的手指。最后干脆骑在他身上，拼命试图阻止他挣扎。

“妈，快点！快点！”美里大叫。

现在已经没有时间犹豫了。靖子紧闭双眼，将浑身的力气灌注到双臂中，她的心脏扑通狂跳。她一边听着血液流淌的声音，一边继续拉扯电线。

连她自己也不知道，究竟这样过了多久。是听见有个小小的声音频频喊着“妈”，才让她回过神来。

靖子缓缓睁开眼，依然紧握着电线。

富坚的头部近在眼前。暴睁的双眼是灰色的，仿佛正端视着虚无，脸部由于淤血变成紫黑色。勒过脖子的电线，在皮肤留下深色的痕迹。

富坚动也不动，口水淌下唇角，鼻子也溢出液体。

啊！靖子大叫一声，扔开电线。咚的一声，富坚的脑袋掉在榻榻米上，即便如此他依然纹风不动。

美里战战兢兢的从男人身上起来，制服裙变得皱巴巴。她跌坐在地，倚着墙壁，看着富坚。

母女俩沉默了好一阵子，两人的视线都在不会动的男人身上，唯有荧光灯吱吱作响的声音分外响亮地传入靖子耳中。

“怎么办……”靖子喃喃自语。脑袋一片空白，“我杀了她。”

“妈……”

这个声音，令靖子的目光转向女儿。美里的脸颊惨白，但双眼充血，下方犹有泪痕。靖子不知道她是什么时候流的泪。

靖子再次看着富坚，即希望他起死回生又不太希望他复活的复杂心情占据了她的心头，不过看来他的确是活不过来了。

“是这家伙……自己不好。”美里屈起腿，抱着双膝。她把脸往两膝中间一埋，开始嘤嘤啜泣。

怎么办……就在靖子再次呢喃时，门铃响了。她太过惊惶，以致全身像痉挛似的颤抖。

美里也仰起脸，这次泪水已经湿遍双颊。母女俩面面相处，彼此都在问对方，这个时候会是谁？

紧接着响起敲门声，然后是男人的声音，“花冈小姐。”

这个声音很耳熟。可是靖子一时之间想不起是谁。她像中邪般动弹不得，一直和女儿继续对视。

敲门声再次响起，“花冈小姐，花冈小姐。”

门外的人，似乎知道靖子她们在家。她没道理不去应门，可是这种状态下不能开门。

“你去里面待着。把门关上，绝对不准出来。”靖子小声命令美里，思考力总算一点一点回来了。

敲门声再次响起，靖子深呼一口气。

“来了。”她发出刻意保持平静的声音，这已是她竭尽所能的演技了。“哪位？”

“啊，我是隔壁的石神。”

听到这里，靖子吓了一跳。刚才她们发出的声音，想必非比寻常。邻居不可能不起疑心，所以石神才决定过来看看情况吧。

“来了，请稍等一下。”她自认声音一如往常，但也不确定自己是否伪装的很好。

美里早已进入里屋，关上纸门。靖子看着富坚的尸体，必须想办法处理这个。

暖桌的位置歪的很厉害，大概是因为刚才拉扯电线的关系。她把暖桌往更旁边推，用桌被盖住尸体。虽然位置有点不自然，但也别无他法了。

靖子确认自己身上毫无一样后，走下门口拖鞋处。富坚肮脏的鞋子引入眼帘，她连忙将鞋子塞到鞋柜下面。

她悄然无声的偷偷挂上门链，刚才门没有锁，她暗自庆幸还被石神没有直接打开来。

一开门，只见石神那张大圆脸。细缝般的小眼睛对着靖子，他面无表情，这点令人毛骨悚然。

“呃.....请问.....有什么事吗？”靖子对他挤出微笑，她知道自己的脸颊僵硬。

“因为我听到很大的声音。”石神依旧用难以判读情绪的表情说道，“出了什么事吗？”

“不，什么事也没有。”她用力摇头，“对不起，给您添麻烦了。”

“没事就好。”

靖子发现石神的小眼睛正朝室内看去，全身顿时一热。

“呃，是蟑螂……”她情急之下脱口而出。

“蟑螂？”

“对。因为有蟑螂，所以……我跟我女儿想打蟑螂……所以才引起骚动。”

“杀死了吗？”

“啊？……”石神的问题，令靖子的脸颊突然绷紧。

“蟑螂消灭了吗？”

“啊……对。那当然是解决了。已经没事了，对。”靖子频频点头。

“这样吗？如果有什么我能帮忙的尽管说，别客气。”

“谢谢。吵到您，真的很不好意思。”靖子鞠个躬，关上门，顺便锁上。听到石神回到住处关门的声音，她呼的吐出一口大气，忍不住当场蹲了下来。

背后传来纸门拉开的声音，接着是美里喊她的声音。

靖子慢吞吞起身，看着暖桌被子鼓起的那块，再次感到绝望。

“没办法了.....对吧？”她终于开口。

“怎么办？”美里抬眼凝视着母亲。

“还能怎么办？只好打电话.....报警。”

“要自首？”

“不然也没别的办法了，人都死了，不可能复活。”

“如果自首，妈妈会怎么样？”

“谁知道.....”靖子撩起头发，这才发现自己顶着一头乱发。隔壁的数学老师或许会觉得奇怪，不过她觉得那已经无所谓了。

“一定要去坐牢吗？”女儿又问。

“那还用说，应该要吧？”靖子咧嘴，是绝望的笑，“毕竟我杀了人嘛。”

美里用力摇头，“这样太奇怪了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因为妈妈又没错，全部都是这家伙的错。我们应该都已经跟他毫无瓜葛了，他却老是来折磨妈妈和我.....根本用不着为了这种人去坐牢。”

“说这些有什么用，杀人毕竟是杀人。”

不可思议的是，在跟美里解释的过程中，靖子的心情也逐渐镇定下来了，开始能够冷静地思考，于是她更加觉得自己别无选择，她不想让美里变成杀人犯的女儿，然而这个事实既而无法逃避，至少得选个比较不会遭到社会冷眼唾骂的方式。

靖子瞥向滚落屋内一隅的无线电话，伸手去拿话机。

“不行啦！”美里迅速冲过来，企图从母亲手中夺走电话。

“放手！”

“不行！”美里抓住靖子的手腕，可能是因为平常打羽毛球，她的力气很大。

“拜托你放开我。”

“不要，我不能让妈妈这么做，不然我去自首好了。”

“你在说什么傻话！”

“因为最先打他的人是我。妈妈只是想救我。我也中途帮了妈妈，我也是杀人凶手。”

美里的话，令靖子悚然一惊，霎时，握着电话的手放松了力气。美里没错过这个机会，立刻夺走了电话，一把抱进怀里藏起来，走到屋里内角落背对靖子。

警方会.....靖子开始动脑筋。

刑警们真的会相信我的话吗？对我一个人杀死富坚的供述不会提出质疑吗？他们会完全相信吗？

警方一定会彻底调查。她在看电视连续剧时，曾听过“查证”这个台词。他们会动用各种方法，确认犯人的说词是真真假。

能不能伪装成是自己一个人杀的呢？靖子想，但立刻就放弃了这个念头。外行人即使动这种拙劣的手脚，肯定也会被轻易识破。

话虽如此，但她非保护美里不可，靖子想。只因为有自己这样的母亲，害得女儿从小就几乎没过什么好日子，唯有这个可怜的女儿，就是拼了自己的命也绝不能让她更加不幸。

那么到底该怎么办呢？有什么好办法吗？

就在这时。美里抱着的电话响了，她瞪大了眼看着靖子。

靖子默默伸出手。美里一脸犹豫，最后还是缓缓地递出电话。

靖子调整好呼吸，按下通话键。

“喂？您好，我是花冈。”

“呃，我是隔壁的石神。”

“啊……”又是那个老师，这次又想做什么？“有什么事吗？”

“呃，那个，我在想你们不知决定得怎么样了。”

她完全听不懂他在问什么。

“你说什么？”

“我是说，”石神停了一拍才继续说道，“如果要报警的话，那我毫无意见，不过如果没这个打算，我想我或许帮得上忙。”

“啊？”靖子陷入混乱，这个男人到底在说什么？

“总之，”石神用压抑的声音说道：“我现在可以过去一趟吗？”

“啊？不，这个……呃，不太方便。”靖子全身冒出冷汗。

“花冈小姐，”石神喊她，“光靠女人是无法处理尸体的。”

靖子愕然失声，这个男人怎会知道？

他听见了，她想。刚才她和美里的争执，隔壁一定都听见了。不，说不定，打从和富坚打斗时就已经听见了。

没救了，她认命的想。已经无路可逃了，只能向警方自首：至于美里涉案的事，不管如何都得隐瞒到底。

“花冈小姐，你在听吗？”

“啊。我在听。”

“我可以过去你那边吗？”

“啊？可是……”话筒依旧贴在耳上的靖子看着女儿，美里正带着满脸的畏惧与不安。大概是难以理解，母亲到底在和谁谈些什么。

倘若石神真的在隔壁竖着耳朵偷听，那他必然也知道美里涉及这起命案。如果他这件事告诉警方，那么就算靖子再怎么否认，想必刑警也不会相信。

靖子下定决心。

“我知道了。我也有事想拜托您，那，就请您来一下好吗？”

“好，我现在马上去。”石神说。

靖子挂断电话的同时，美里立刻开口问：“谁打来的？”

“隔壁的老师。石神先生。”

“那个人怎么会……”

“这个待会再解释，你先去房间待着，门也要拉上。快点。”

美里一脸莫名其妙地走进里屋。几乎就在她拉上纸门的同时，也传来石神走出隔壁房间的动静。

门铃终于响起了，靖子走下门口脱鞋处，打开门锁和门链。

门一开，只见石神肃然而立。不知为何穿着深蓝色运动服，刚才他并非这般打扮。

“请进。”

“打扰了。”石神行个礼走进来。

靖子锁门的时候他已进了房间，毫不迟疑地掀开暖桌的被子，看他的动作似乎确信那里一定有尸体。

他单膝跪地望着富坚的尸体，那副表情似乎在定定思索什么。靖子这才发现，他手上戴着粗线手套。

靖子战战兢兢地将目光移向死尸。富坚的脸上已了无生气，嘴唇下方凝结着既非口水又不像呕吐物的干涸痕迹。

“请问……果然让您听见了吗？”靖子试问。

“听见了？听见什么？”

“我是说，我们的对话，所以您才会打电话来吧？”

石神听了立刻毫无表情地转向靖子。

“不，我完全没听见什么说话的声音。这栋公寓的好处只有隔音效果出乎意料地好。我当初就是看中这点，才决定住这里。”

“那您为什么……”

“你是问我怎么察觉出事了吗？”

“对。”靖子说着点点头。

石神指着房间角落，空罐倒了，罐口散出烟灰。

“刚才我来的时候，府上仍留有烟味，所以我本来以为有客人在，却没有看到客人的鞋子。但暖桌底下却好像有人，暖桌的电线也没插上。如果要躲应该躲进屋里。换句话说，这表示暖桌下的人不是躲起来而是被藏起来。再加上之前打斗的声音，你又罕见的蓬头散发，当然想像得到发生了什么事。还有一点，这栋公寓没有蟑螂，我在这已定居多年可以打包票。”

靖子茫然凝视着石神面不改色淡然说明的双唇。她突然萌起一个毫不相干的感想：此人在学校一定也是以这种口气向学生上课。

察觉石神一直盯着她，她这才别开视线，她感到自己也正被对方观察着。

真是个冷静到可怕的聪明人，她想。要不然光靠从门缝间随意一瞥，不可能归纳出如此正确的推理。但在同时，靖子也松了一口气。看来石神应该不知道事情的详细经过。

“是我前夫。”她说，“都已经离婚多年了，到现在还缠着我不放。如果不给钱他就不肯走……。今天也是这样。我实在受不了了，所以一气之下……”说到这里，我垂头不语。她不能说出杀害富坚时的情形，一定要让美里完全置身事外才行。

“你打算自首吗？”

01 sdfsdfsdf

“我想也只能这样了，唯一心疼的就是无辜的美里。”

她说到这里是，纸门猛然拉开，那头站着美里。

“不可以那样，绝对不可以。”

“美里，你给我闭嘴。”

“我不要！我死也不要！叔叔，你听我说，杀死这个人的其实是——”

“美里！”靖子尖声大喝。

美里吓得下巴一缩，恨恨凝视母亲，她的两眼通红。

“花冈小姐。”石神毫无抑扬顿挫地说道，“你用不着瞒我。”

“我哪有瞒什么……”

“我知道不是你一个人杀的，小妹妹也有帮忙吧？”

靖子慌忙摇头。

“您在说什么，真的是我一个人做的。这孩子刚刚才回来……。呃，我杀人后，她就紧跟着回来了，所以跟她毫无关系。”

但石神似乎不相信她的话，他叹口气转而看着美里。

“说这种谎，恐怕只会让小妹妹痛苦。”

“我没有说谎，请相信我。”靖子把手放在石神膝上。

他定定凝视那双手后，瞥向尸体，然后微微侧起头。

“问题在于警方怎么想，你这个谎话恐怕行不通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说完靖子才发觉自己这么问，等于承认了说谎。

石神指着尸体的右手。

“手腕和手背都有内出血的痕迹。仔细看的话，可以发现痕迹呈现手指的形状。这个男人想必是被人从后面勒住脖子，拼命想挣脱吧。这应该是抓住的手不让她挣脱时留下的痕迹，可以说一目了然。”

“我说过了那也是我干的。”

“花冈小姐，那是不可能的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你想想，你是从后面勒他脖子吧？所以你绝对不可能又去抓他的手。这需要有四只手。”

石神的说明，令靖子哑口无言，她感到自己仿佛钻进了没有出口的隧道。

她颓然垂首。既然石神只瞄一眼都能明察秋毫到如此地步，那么警方一定会更严密地查出真相。

“无论如何，我都不想让美里卷进来，我想救这孩子……”

“可是，我也不希望让妈妈坐牢呀。”美里哭着说道。

靖子双手蒙着脸，“到底该怎么办……”

空气似乎骤然凝重起来，这个重担几乎要压垮靖子。

“叔叔……”美里开口了，“叔叔，你不是来劝我妈自首的吗？”

石神隔了一拍才回答。

“我只是想帮你们才打电话来。如果决定自首，我当然不反对，如果另有打算，我想光靠你们俩恐怕很困难。”

他这番话，令靖子放下双手。现在想想，这个人打电话来时，的确说过奇怪的话。他说光靠女人无法处理尸体……

“有什么方法可以不用自首也能解决吗？”美里又问。

靖子抬起脸，石神微微歪着脖子，脸上毫无动摇的神色。

“要不就是隐瞒这起命案，要不就是切断命案和你们俩的关系，两者择一。不过不管怎样都得把尸体处理掉。”

“叔叔认为能做到吗？”

“美里！”靖子喝止她，“你胡说什么。”

“很困难，不过并非不可能。”

石神的语气还是一样平板，但在靖子听来，也正因此显示他有某种理论上的根据。

“妈，”美里说，“就让叔叔帮忙吧，没别的选择了。”

“可是，这种事……”靖子看着石神。

他的小眼睛一直看着斜下方，感觉上好像是静待着母女俩做出结论。

靖子想起小代子说过的话。据小代子说，这个数学老师似乎暗恋靖子，每次都确定她在店里才来买便当。

如果没听说这件事，她一定怀疑石神神经不正常。天底下有哪个人，会对不太熟的邻居拔刀相助到这种地步？弄得不好，连他自己也会被逮捕。

“纵使把尸体藏起来，迟早也会被发现吧？”靖子问道。她发觉这句话，就是改变她们命运的第一步。

“要不要藏尸体，现在还没决定。”石神回答，“因为有时候不要藏反而比较好。要如何处置尸体，应该等相关讯息归整之后再决定。目前能确定的只有一点，就是尸体不能这样放着。”

“请问，您是说什么相关讯息？”

“就是这个人的相关资料。”石神俯视尸体。“住址、姓名、年龄、职业。来这里做什么，接下来打算去哪里，有无家人等等。请把你知道的统统告诉我。”

“啊，那个……”

“不过首先，还是先移动尸体吧。这间屋子最好尽快打扫，因为一定留着堆积如山的犯案痕迹。”话声方落，石神已开始抬起尸体的上半身。

“啊？，可是，您说移动，要移到哪去？”

“我家。”

石神看似理所当然的回答后，就把尸体扛到肩上。他的力气好大，靖子看到深蓝色运动服的衣角上，缝着写有“柔道社”的布条。

石神用脚踢开散落一地的数学书籍，总算腾出一块看得见榻榻米的空间放下尸体，尸体双眼暴睁。

他转向呆立门口的母女俩。

“那就请小妹妹开始打扫你家吧，要用吸尘器，越仔细越好。请妈妈留在这里。”

美里一脸苍白地点点头，瞥了母亲一眼后就回到隔壁屋子。

“请关上门。”石神对靖子说。

“啊，好。”

她听命行事后，依旧杵在门口脱鞋处。

“总之先请进屋来吧，不过我家没有府上那么整齐。”

石神拆下原本铺在椅子上的小坐垫，往尸体旁边一放。靖子虽然进了屋，但压根不想用坐垫，径自别过脸避着尸体在屋内一角坐下。石神看了，这才醒悟她是害怕尸体。

“啊，不好意思。”他拿起坐垫，递给靖子，“请拿去用，别客气。”

“不，不用了。”她一迳垂着脸微微摇头。

石神把坐垫放回椅子上，自己坐到尸体旁边。

尸体的脖子留有暗红色的环状淤痕。

“是电线吗？”

“啊？”

“我是说用来勒他的东西，应该是电线吧？”

“啊.....是的，是暖桌的电线。”

“那张暖桌吗？”石神回想起罩着尸体的暖桌被子花色，“最好把那个处理掉。不过，这个我晚点再想办法解决。”说到这里石神的视线回到尸体，“今天，你跟这个人约好了见面吗？”

靖子摇头。

“没有，白天他突然跑来店里，所以我傍晚才会在店附近的餐厅和他碰面。当时本来分手了，可是后来他又跑来我家。”

“餐厅.....是吗？”

这样就不可能期待无人目击了，石神想。他把手伸进尸体的外套口袋，取出揉成一团的万元大钞，有两张。

“那个是我.....”

“是你给他的吗？”

看到她点头，石神把钱递给她，但她不肯伸手接。

石神起身，从自己挂在墙上的西装内袋取出皮夹，从里面抽出两万元，把本属尸体所有的钞票放进自己皮夹。

“这样你就不会觉得恶心了吧？”他把从自己皮夹取出的钱给靖子看。

她略显踌躇后，小声的说了谢谢接下钞票。

“好了。”

石神再次开始翻尸体的衣服口袋，他从长裤口袋掏出皮夹。里面只有一点钱和驾照、发票等物。

“富坚慎二先生.....吗？住址是新宿区西新宿。他现在住在这个地方吗？”他看完护照后问靖子。

她皱着眉、歪着脖子。

“我不知道，但我想应该不是。他好像也在西新宿住过，但我以前听他提过，好像因为付不出房租被赶出来了。”

“驾照本身是去年更新的，这么说来应该是户籍没有改，另外找到了住处。”

“我想他大概到处搬来搬去，因为他没有固定工作，租不到什么好房子。”

“应该是。”石神的目光停留在其中一张发票上。

上面印着出租旅馆房屋，金额是两晚5880元，好像是事先付清。石神略做心算，一晚等于是2800元（须另加税金）。他把那个拿给靖子看。

“看来他住在这里，如果没办法退房，旅馆的人迟早会强行打开房间。也许发现房客失踪后会报警，但也有可能怕惹麻烦就置之不理。大概就是因为常有这种事才会要求事先付清房钱，不过凡事想得太乐观会很危险。”

石神继续翻尸体的口袋，找出了钥匙。上面挂着圆牌，刻着305这个数字。

只见靖子眼神茫然地凝望着钥匙，对于今后该怎么办，她自己似乎还没什么头绪。

隔壁隐约传来吸尘器的声音。想必魅力正在拼命打扫，她一定是觉得处在对今后前途茫茫的不安中，至少该尽力做好自己能做的，所以才这样拼命的清扫。

自己必须保护他们，石神再次深深这么觉得。像自己这样的人，今后肯定不会再有任何机会能和这么美的女性近距离接触。现在他必须动员所有智慧与力量，阻止悲剧降临在他们身上。

石神看着死亡男子的脸，他的表情已消失殆尽，给人一种扁平的印象。不过还是可以轻易想像得到，此人年轻时想必是个美男子。不，虽然中年发福，现在的外貌一定仍属于女性喜欢的那一型。

石神想到靖子就是爱上这种男人，嫉妒顿时如小小的气泡发酵逐渐涨满心头。他甩甩头，对自己竟然萌生这种心态感到可耻。

“这个人有什么定期联系的亲友吗？”石神再次发问。

“不知道，因为今天真的是隔了好久才再度见面。”

“有没有听他说起明天的计划之类的？比方说要跟谁碰面？”

“我没听说，真对不起，什么忙都帮不上。”靖子一脸愧疚地垂着头。

“没事，我只是问问看。你不知道是应该的，请别放在心上。”

石神戴手套的手摸着尸体脸颊，凑近窥视口中，可以看到富坚的臼齿套着金冠。

“他治疗过牙齿啊。”

“跟我结婚时，他去看了一阵子牙医。”

“那是几年前？”

“我们是在五年前离婚的。”

“五年吗？”

那就是不能期待病例已遭销毁了，石神想。

“这个人有前科吗？”

“应该没有，跟我离婚后我就知道了。”

“这么说来也许有啰。”

“这……”

就算没有前科，应该也曾因违反交通采过指纹吧。石神不知道警方的科学办案方式是否连交通违规者的指纹也会比对，不过列入考虑还是比较保险。

不管尸体怎么处置，都得有死者身份曝光的心里准备。不过他们还是得争取时间，不能留下指纹和牙模。

靖子叹了一口气，听在石神耳中格外性感令他心旌动摇，他再次下定决心绝不能让她绝望。

这的确是个难题。一旦查明死者身份，警方肯定会来找靖子。她们母女俩能熬得住刑警执拗的连番审问吗？如果只准备一套脆弱的否认之词，只要一被警方抓住矛盾，立刻会出现破绽，到时肯定会忍不住把真想和盘拖出。

一定要备妥完美的逻辑和最佳的防御，而且必须现在立刻架构。

别急，他这样告诉自己。焦急不能解决问题，这个方程式一定有解答。

石神闭上眼。面临数学难题时，他总是这么做。一旦隔开来自外界的讯息，数学程式就会在脑中开始不断变形，然而现在他脑中出现的并非数学方程式。

最后他终于睁开眼，先看了桌上的闹钟一眼，已经过了八点半。接着将目光移向靖子。她连大气都不敢出，缩在后面惊慌失措。

“请协助我脱衣服。”

“啊.....？”

“脱掉这个人的衣服。不只是外套，连毛衣和长裤也要脱。再不快点的话尸体就要变硬了。”

石神说着已经动手去拉外套。

“啊，好。”

靖子也开始帮忙，不过可能是不想触碰尸体，她的指尖在颤抖。

“不用了，这边我来处理，你去帮美里吧。”

“对不起.....”靖子垂着脸，缓缓站起。

“花冈小姐，”石神朝她的背影呼唤。然后对着转过身的她说：“你们需要不在场证明，请你先想想这点。”

“不在场证明吗？可是，我们根本没有。”

“所以，才要制造。”石神披上从尸体拔下来的外套。“请你相信我，把一切交给，我的逻辑思考。”

“我还真想好好分析一下，你的逻辑思考究竟是怎么一回事。”

汤川学百无聊赖地托腮这么说完后，故意打了一个大哈欠。小小的金属框眼镜被取下放在一旁，显然是在表明，你已经没必要挣扎了。

事实或许正式如此，草薙从刚才就对着眼前的棋盘瞪了二十分钟以上，还是想不出破解的对策。国王无路可逃，虽然想狗急跳墙，却连胡乱攻击的对策也没有。方法倒是想到了很多，但他发觉那些招数早在好几手前就已遭到封锁。

“西洋棋就是不合我的脾胃。”草薙嘟囔。

“又开始了。”

“本来就是，从敌人那里特地夺来的驹凭什么不能用？驹是战利品吧？拿来用又有什么关系。”

“你挑游戏基本规则的毛病做什么？况且驹并非战利品。驹是士兵，被对方夺去就等于丧了命，死掉的士兵当然不能用。”

“将棋就可以用。”

“我要对将棋发明者的柔软创意致敬。我想那大概意味着，夺走驹的这个行为并非杀死敌方士兵，而是降服对方，所以才能够再次利用。”

“西洋棋也这样不就好了。”

“阵前倒戈的行为违反骑士精神吧。你不要老是强词夺理，要有逻辑地注视战况。你只能动一次驹，而且你能动的驹很少，无论动哪个都无法阻挡我的下一手。而且，我只要一动骑士你就输了。”

“不玩了，西洋棋好无聊。”草薙重重埋进椅子。

汤川戴上眼镜，抬眼看墙上的钟。

“花了四十二分钟啊，不过几乎都是你一个人在思考。对了，你在这里摸鱼没关系吗？不会被正经的上司臭骂一顿吗？”

“跟踪狂命案好不容易才刚结案，当然得让我喘口气休息一下。”草薙伸手去拿下太干净的马克杯，汤川替他泡的即溶咖啡早已冷掉了。

帝都大学物理学科第十三号研究室内，除了汤川和草薙别无他人，听说学生们都去上课了。草薙就是知道这点，才会挑这个时间顺道来访。

草薙的手机在口袋响起，汤川一边披上白袍一边露出苦笑。

“看吧，才刚说完好像就在找你了。”

草薙苦着脸，看着来电显示，似乎被汤川说中了。打来的是隶属同一小猪的刑警学弟。

现场在旧江户川的堤防，附近可以看到污水处理厂。河对岸就是千叶县，草薙一边竖起大衣领子一边暗想：既然要死，为什么不死在对面。

尸体弃置在堤防旁，盖着应该是从某处工地拿来的蓝色塑胶布。

发现者是一个在堤防慢跑的老人。据说他看到塑胶布一端露出看似人脚的东西，遂战战兢兢的掀起塑胶布一探究竟。

“那位老爷爷听说都七十五了，这么冷的天亏他跑得动。不过这把岁数还看到这么倒霉的东西，我打从心底同情他。”

先一步抵达的刑警学弟岸谷把状况告诉他后，草薙不禁皱起眉头，大衣下摆在风中翻飞。

“小岸，你看过尸体了吗？”

“看了。”岸谷窝囊地撇了撇嘴，“因为组长叫我要仔细看。”

“那个人每次都这样，自己倒是从来不看。”

“草薙先生，你不看吗？”

“我才不看，那种东西就算看了也没用。”

据岸谷表示，尸体是在惨不忍睹的状态下遭人弃置。首先，尸身全裸，鞋袜也被脱掉，而且惨遭毁容。岸谷形容为打破的西瓜，光是听到这里草薙就觉得恶心。此外死者的手指被烧过，指纹完全遭到破坏。

死者是男性，脖子上有勒痕，除此之外似乎没有明显外伤。

“但愿鉴识小组能找到什么。”草薙边在四周草坪漫步边说。众目睽睽之下，他只好假装正在寻找犯人的遗留品。不过如果说真心话，他全仰仗鉴识那边的专家，他不太相信自己能找到什么重大线索。

“旁边扔了一辆脚踏车，已经带回江户川分局了。”

“脚踏车？大概是谁当垃圾扔掉的吧”

“可是那辆脚踏车实在太新了，两个轮胎都被人放了气，看起来应该是故意用钉子之类的东西戳的。”

“恩.....是被害者的车吗？”

“目前还不确定，车上有登记编号，或许能查出车主。”

“但愿是被害者的。”草薙说，“要不然事情就麻烦了，简直是天堂与地狱之分。”

“是吗？”

“小岸，你第一次处理身份不明的尸体？”

“那你想象看，脸孔和指纹都被毁了，表示犯人想隐瞒被害者的身份，对吧？反过来说，这也表示一旦查明被害者的身份就可轻易找出烦人是谁。能不能立刻查明身份，就是命运的分歧点——当然，是我们的命运。”

草薙说到这里时，岸谷的手机响了。他简短说完后对草薙说道：“叫我们去江户川分局。”

“谢天谢地，得救了。”草薙直起身子，拍打了两次自己的腰。

一到江户川分局，间宫正在刑事课的办公室对着电暖炉取暖，间宫是草薙他们的组长。在他四周仓皇走动的几个男人似乎是江户川分局的刑警，大概是正在准备成立专案小组。

“喂，你今天是自己开车来的吗？”间宫一看到草薙就问。

“对，因为这一带搭电车不方便。”

“你熟悉这一带的地理环境吗？”

“谈不上熟悉，不过还算有点认识。”

“那就不用找人替你带路啰？你带岸谷去这里一趟。”说着递出一张便条纸。

上面潦草写着江户川去条崎的地址，和山边曜子这个名字。

“这个人是干什么的？”

“你跟他 说脚踏车的事了吗？”问宫问岸谷。

“说了。”

“是尸体旁边那辆脚踏车吗？”草薙看着组长严肃的脸孔。

“没错。对比资料后，发现这辆车早已报了失窃，登记编号完全符合。那位女士就是车主，我已跟对方联络过了，你现在立刻去替我问问详情。”

“脚踏车上有采到指纹吗？”

“这种事用不着你操心，快去。”

仿佛遭到问宫粗厚嗓音的驱赶，草薙和学弟一起冲出江户川分局。

“伤脑筋，原来是失窃的脚踏车，不过我早就料到八成会是这样。”草薙一边转动爱车的方向盘一边念念咂舌。他的车子是黑色的skyline，用到现在已经快八年了。

“这样说来是犯人用过脚踏车之后就丢掉啰？”

“也许吧，倘若真是这样，询问脚踏车车主也没用。她根本不可能知道是谁偷走车子的。不过如果能问出是在哪被偷的，至少可以稍微锁定烦人的行动路线。”

草薙靠着便条纸和地图在条崎二丁目附近转来转去，最后终于倒到便条纸上的那户人家。门牌写着山边，是一栋白墙的西式住宅。

山边曜子是那家的主妇，年龄看起来约为四十五岁上下。大概事先知道刑警会来，状化得一丝不苟。

“我想应该是我家的脚踏车没错。”

看了草薙递上的照片，山边曜子斩钉截铁的答道。照片内容是脚踏车，是草薙向鉴识组借来的。

“如果您能到局里来一趟确认实物，我们会很感激。”

“那是可以啦，不过你们应该会把脚踏车还我吧？”

“那当然。不过还是一些地方需要调查，所以要等调查结束后才能还给您。”

“不赶快还给我，我会很麻烦耶，少了脚踏车要买菜也很不方便。”山边曜子不满地皱起眉头，从她的语气听来，好像觉得是警方害她车子失窃似的。看来她还不知道那辆车可能涉及杀人命案，如果知道了，想必再也不想骑了。

等她发现轮胎被人戳破，该不会叫我们赔偿吧？草薙想。

据她表示，脚踏车是昨天失窃的，也就是三月十日上午十一点至晚间十点之间。昨天她和友人相约在银座碰面，逛街购物吃东西，回到条崎车站时已过了晚间十点，无奈之下只好从车站搭公车回家。

“您停在停车场吗？”

“不，就停在路边。”

“应该有上锁吧？”

“锁了，我用链子锁在人行道的栏杆上。”

草薙并未听说命案现场有发现锁链。

后来草薙载着山边曜子，先前往条崎车站，因为他想先看一下脚踏车失窃的地点。

“就是这附近。”她指的是距离站前超市约有二十公尺的马路边，现在那个地点依然停放着成排脚踏车。

草薙环视四周，这一带也有信用金库分行和书店之类的建筑，白天和傍晚的来往行人应该很多。虽说只是手法够巧妙，迅速剪断链子，假装是自己的脚踏车径自骑走或许不是难事，但他还是觉得犯人应该是趁人际稀少后才行窃的。

接着他请山边曜子跟他一起回江户川分局，为了请她亲眼指认脚踏车。

“真倒霉。我上个月刚买那辆车的，所以发现被偷时我气死了，搭公车回家前就先去站前的派出所报了案。”她在后座说。

“亏您还记得脚踏车的登记编号。”

“那当然，因为才刚买嘛，家里还留着备忘录。是我打电话回家，问我女儿的。”

“原来如此。”

“重点是，这到底是什么案件？打电话来的人也不肯说清楚，我从刚才就一直很好奇。”

“不，现在还不确定是不是案件，我们也不清楚详细情况。”

“你们做警察的口风还真紧。”

岸谷在副驾驶座拼命憋着不敢笑。草薙暗自捂胸庆幸，幸好是今天去找这位女士。要是等案情公开后才去，肯定会反过来遭到对方连番追问。

山边曜子在江户川分局看到脚踏车后，断定就是自己的车没错。此外，她还指出轮胎爆了胎，车上有刮痕，问草薙该向谁要求赔偿损害。

02 ff
ff
ff
ffffffff

01 sssssssssssss

关于那辆脚踏车，从握把到车身、脚踏板都采到两者以上的指纹。

至于脚踏车之外的遗留物，警方在距离现场大约一百公尺处，发现了疑似被害者所有的衣物。衣物塞在一斗深的桶子中，部分遭到焚烧，包括外套、毛衣、长裤、袜子、以及内衣。研判应是犯人点火后经行离去，没想到衣物没有继续燃烧，很快就自动熄灭了。

01 专案小姐并未提议针对这些衣物清查制造厂商，因为这些衣物显然都是大量制造的成衣。相对的，专案小组根据衣物和死这得体格，画出了被害者之前的模
样。部分调查员拿着这张图，以条崎车站为中心四处打听。然而可能是因为这
样的服装不够惹眼，并未打听到任何有用的情报。

02 新闻节目也报道了这张肖像图，这边倒是收到了一大堆情报，但是没有一则和
旧江户川边发现的尸体扯得上关系。

另一方面，警方也针对报警协寻的失踪名册进行对比，但还是没找到可能的对象。

接着警方决定以江户川区为中心，彻底调查是否有最近销声匿迹的独居男子，或是突然失踪的旅馆与饭店客房，最后终于打听到一个情报。

位于龟户的出租旅馆扇屋，有一名男客失踪了。旅馆是在三月十一日发现客房失踪，也就是尸体被人发现的那天。由于已过了退房时间，旅馆员工去房间查看，结果只是房内留有少许行李，房客却不见踪影。经营者接获报告后，由于已事先收了房钱所以没有报警。

警方立刻从房间和行李采集到毛发与指纹，毛发和尸体的完全一直。此外，从那辆脚踏车采到的指纹之一，也证实和房间及行李上留下的指纹完全相同。

失踪的客人在旅馆登记簿上写的姓名是富坚慎二，住址是新宿区新新宿。

